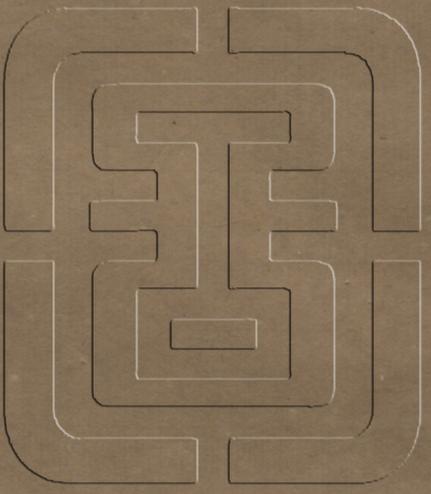




三百三十一

子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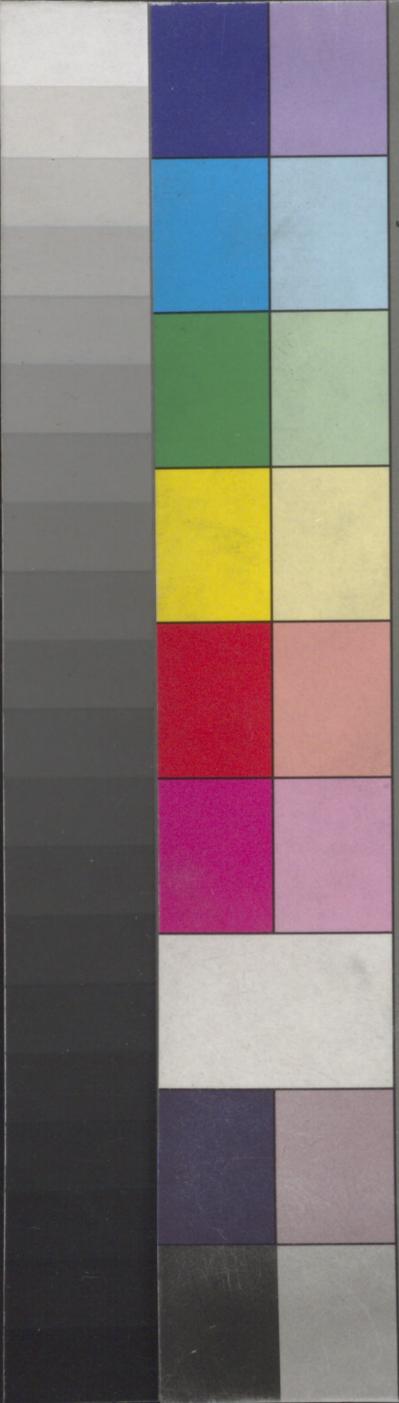
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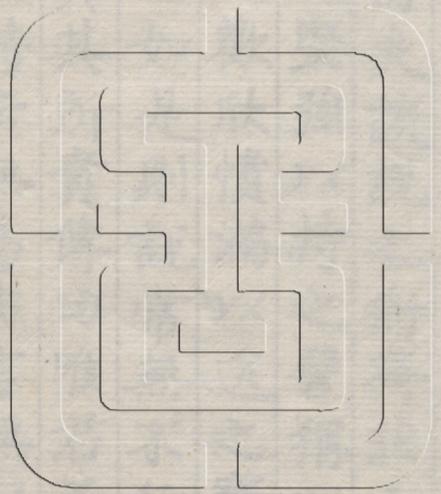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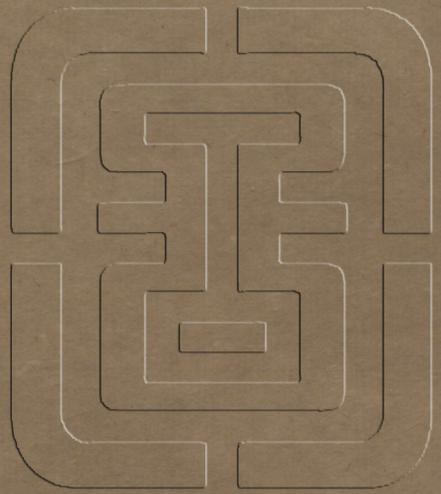
苑

四

Centimetres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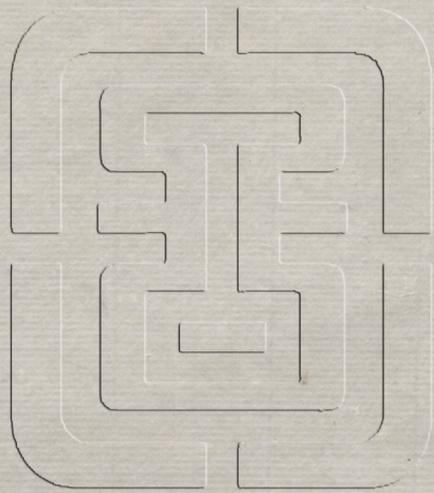




說苑卷第十一

善說

子... 所... 謂... 之... 以... 以... 孫... 說... 子... 所... 謂... 之... 以... 以... 孫... 說... 子... 所... 謂... 之... 以... 以... 孫... 說...



說苑卷第十一

善說

孫卿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持之譬稱以諭之分別以明之歡欣憤滿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傳曰唯君子為能貴其所貴也詩云無易由言無曰苟矣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說之



不行言之不從者其辯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辯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於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下未嘗聞也此之謂善說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夫辭者人之所以自通也主父偃曰人而無辭安所用之昔子

產脩其辭而趙武致其敬王孫滿明其言而楚莊以慙蘓秦行其說而六國以安蒯通陳說而身得以全夫辭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國全性者也故辭不可不脩而說不可不善  
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自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

與王地則王奈何故不若與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強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

吳人入荆召陳懷公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荆者左欲與吳者右逢滑當公而進曰吳未有福荆未有禍公曰國勝君出非禍而奚對曰小國有是猶復而況大

國乎楚雖無德亦不斬艾其民吳日弊兵暴骨如莽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荆也禍之適吳何日之有陳侯從之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

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

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閭丘先生不拜王曰父老以為少耶謂左右復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閭丘先生又不拜王曰拜者去不拜者前曰寡人今日來觀父老幸而勞之故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

拜先生獨不拜寡人自以為少故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先生又獨不拜寡人得無有過乎閭丘先生對曰惟聞大王來遊所以為勞大王望得壽於大王望得富於大王望得貴於大王王曰天生倉廩雖實以備災害無以富先生大官無缺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生閭丘先生對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

良富家子有修行者以爲吏平其法度  
如此臣少可以得壽焉春秋冬夏振之  
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  
焉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敬長者敬老  
如是臣可少得以貴焉今大王幸賜臣  
田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徭役  
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人臣之所敢  
望也齊王曰善願請先生爲相  
孝武皇帝時汾陰得寶鼎而獻之於甘

泉宮群臣賀上壽曰陛下得周鼎侍中  
虞丘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  
曰朕得周鼎群臣皆以爲周鼎而壽王  
獨以爲非何也壽王有說則生無說則  
死對曰臣壽王安敢無說臣聞夫周德  
始產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大王成於  
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洞天下漏泉無  
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  
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

施惠六合和同至陛下之身逾盛天瑞  
並至徵祥畢見昔始皇帝親出鼎於彭  
城而不能得天昭有德寶鼎自至此天  
之所以予漢乃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  
群臣皆稱萬歲是日賜虞丘壽王黃金  
十斤

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  
公曰草茅臣東郭民祖朝願請聞國家  
之計獻公使使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

之矣藿食者尚何與馬祖朝對曰大王  
獨不聞古之將曰桓司馬者朝朝其君  
舉而晏御呼車驂亦呼車御肘其驂曰  
子何越云為乎何為藉呼車驂謂其御  
曰當呼者呼乃吾事也子當御正子之  
轡銜耳子今不正轡銜使馬卒然驚妄  
轢道中行人必逢大敵下車免劔涉血  
履肝者固吾事也子寧能辟子之轡下  
佐我乎其禍亦及吾身與有深憂吾安

得無呼車乎今大王曰食肉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設使食肉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之藿食者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與其禍亦及臣之身臣與其憂深臣安得無與國家之計乎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與語無復憂者乃立以為師也

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言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

子曰願先生言事則直言耳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諭乎王曰未諭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為弦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曰善蓋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而不見用故客反謂蓋嘗君曰君之寄臣也三年而

不見用不知臣之罪也君之過也孟嘗  
君曰寡人聞之縷因針而入不因針而  
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夫子之  
材必薄矣尚何怨乎寡人哉客曰不然  
臣聞周氏之鬻韓氏之盧天下疾狗也  
見菟而指屬則無失菟矣望見而放狗  
也則累世不能得菟矣狗非不能屬之  
者罪也孟嘗君曰不然昔華舟杞梁戰  
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為之崩城

為之陷君子誠能刑於內則物應於外  
矣夫土壤且可為忠況有食穀之君乎  
客曰不然臣見鷦鷯巢於葦苕著之髮  
毛建之女工不能為也可謂完堅矣大  
風至則苕折卵破子死者何也其所託  
者使然也且夫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  
人之所燻也臣未嘗見稷狐見攻社鼠  
見燻也何則所託者然也於是孟嘗君  
復屬之齊齊王使為相

說苑卷之九  
陳子說梁王梁王說而疑之曰子何爲  
去陳侯之國而教小國之孤於此乎陳  
子曰夫善亦有道而遇亦有時昔傅說  
衣褐帶劔而築於柶傳之城武丁夕夢  
旦得之時王也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  
而歌顧見桓公得之時霸也百里奚自  
賣五羊之皮爲秦人虜穆公得之時強  
也論若三子之行未得爲孔子駿徒也  
今孔子經營天下南有陳蔡之阨而北

干景公二坐而五立未嘗離也孔子之  
時不行而景公之時急也以孔子之聖  
不能以時行說之急亦獨能如之何乎  
林既衣韋衣而朝齊景公齊景公曰此  
君子之服也小人之服也林既逡巡而  
作色曰夫服事何足以端士行乎昔者  
荆爲長劔危冠令尹子西出焉齊短衣  
而遂僕之冠管仲隰朋出焉越文身剪  
髮范蠡大夫種出焉西戎左衽而推結

由余亦出焉即如君言衣狗裘者當犬  
吠衣羊裘者當羊鳴且君衣狐裘而朝  
意者得無為變乎景公曰子真為勇悍  
矣今未嘗見子之奇辯也一鄰之鬪也  
千乘之勝也林既曰不知君之所謂者  
何也夫登高臨危而目不眴而足不陵  
者此工匠之勇悍也入深淵刺蛟龍抱  
鼃鼃而出者此漁夫之勇悍也入深山  
刺虎豹抱熊羆而出者此獵夫之勇悍

也不難斷頭裂腹暴骨流血中野者此  
武士之勇悍也今臣居廣廷作色端辯  
以犯主君之怒前雖有乘軒之賞未為  
之動也後雖有斧質之威未為之恐也  
此既之所以為勇悍也

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為觴  
政曰飲不釂者浮以大白文侯飲而不  
盡釂公乘不仁舉白浮君君視而不應  
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不仁曰

周書曰前車覆後車戒蓋言其危為人  
臣者不易爲君亦不易今君已設令令  
不行可乎君曰善舉白而飲飲畢曰以  
公勝不仁爲上客

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劔履縞  
舄立於遊水之上大夫擁鍾錘縣令執  
桴號令呼誰能渡王者於是也楚大夫  
莊辛過而說之遂造託而拜謁起立曰  
臣願把君之手其可乎襄成君忿作色

而不言莊辛遷延沓手而稱曰君獨不  
聞夫鄂君子皙之汎舟於新波之中也  
乘青翰之舟極菡萏張翠蓋而揄犀尾  
班麗桂衽會鍾鼓之音畢榜柁越人擁  
楫而歌歌辭曰濫兮拊草濫予昌桓澤  
予昌州州饑州焉乎秦胥胥縵予乎昭  
澶秦踰滲悒隨河湖鄂君子皙曰吾不  
知越歌子試爲我楚說之於是乃召越  
譯乃楚說之曰今夕何夕兮搴中洲流

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  
兮不訾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  
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  
於是鄂君子皙乃搃脩袂行而擁之舉  
繡被而覆之鄂君子皙親楚王母弟也  
官爲令尹爵爲執珪一榜柂越人猶得  
交歡盡意焉今君何以踰於鄂君子皙  
臣何以獨不若榜柂之人願把君之手  
其不可何也襄成君乃奉手而進之曰

吾少之時亦嘗以色稱於長者矣未嘗  
遇僂如此之卒也自今以後願以壯少  
之禮謹受命

雍門子周以琴見乎孟嘗君孟嘗君曰  
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雍門子周曰  
臣何獨能令足下悲哉臣之所能令悲  
者有先貴而後賤先富而後貧者也不  
若身材高妙適遭暴亂無道之主妄加  
不道之理焉不若處勢隱絕不及四鄰

訕折儻厭襲於窮巷無所告愬不若交  
歡相愛無怨而生離遠赴絕國無復相  
見之時不若少失二親兄弟別離家室  
不足憂感盈胃當是之時也固不可以  
聞飛鳥疾風之聲窮窮焉固無樂已凡  
若是者臣一爲之微膠援琴而長太息  
則流涕沾衿矣今若足下千乘之君也  
居則廣廈邃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侏  
儒處前迭進而諂諛燕則鬪象棋而舞

鄭女激楚之切風練色以淫目流聲以  
虞耳水遊則連方舟載羽旗鼓吹乎不  
測之淵野遊則馳騁弋獵乎平原廣囿  
格猛獸入則撞鍾擊鼓乎深宮之中方  
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忘死與生  
雖有善鼓琴者固未能令足下悲也孟  
嘗君曰否否文固以爲不然雍門子周  
曰然臣之所爲足下悲者一事也夫聲  
敵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之約南面

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則橫從成則楚王橫成則秦帝楚王秦帝必報讎於薛矣夫以秦楚之強而報讎於弱薛譬之猶摩蕭斧而伐朝菌也必不留行矣天下有識之士無不爲足下寒心酸鼻者千秋萬歲之後廟堂必不血食矣高臺既以壞曲池既以漸墳墓既以下而青廷矣嬰兒豎子樵採薪菟者躅躅其足而歌其上衆人見之無

不愀焉爲足下悲之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可使若此乎於是孟嘗君泣然泣涕承睫而未殞雍門子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微微揮羽角切終而成曲孟嘗君涕浪汗增歛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令文立若破國亡邑之人也

遂伯玉使至楚逢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接草而待曰敢問上客將何之遂伯玉爲之軾車公子皙曰吾聞上士可以

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身耶遂伯玉曰謹受命遂伯玉見楚王使事畢坐談語從容言至於士楚王曰何國最多士遂伯玉曰楚最多士而楚不能用王造然曰是何言也遂伯玉曰伍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受而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伍子胥生於楚吳善用之釁蚩黃生於楚走之晉

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民不妄得城郭不閉國無盜賊蚩黃生於楚而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逢公子皙濮水之上辭言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身耶又不知公子皙將何治也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使二乘追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還重於楚遂伯玉之力也故詩曰誰能烹魚溉之釜鬻孰將西歸懷之好音此

之謂也物之相得固微甚矣

叔向之弟羊舌虎善樂達達有罪於晉  
晉誅羊舌虎叔向爲之奴既而祁奚曰  
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義君子所憂不  
救不祥乃往見范桓子而說之曰聞善  
爲國者賞不過刑不濫賞過則懼及淫  
人刑濫則懼及君子與不幸而過寧過  
而賞淫人無過而刑君子故堯之刑也  
殛鯀於羽山而用禹周之刑也僂管蔡

而相周公不濫刑也桓子乃命吏出叔  
向救人之患者行危苦而不避煩辱猶  
不能免今祁奚論先王之德而叔向得  
免焉學豈可已哉

張祿掌門見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倉  
庾盈而不虛爲之有道君亦知之乎孟  
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則是脩也倉庾盈  
而不虛則是富也爲之奈何其說可得  
聞乎張祿曰願君貴則舉賢富則振貧

若是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矣  
孟嘗君以其言爲然說其意辯其辭明  
日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張  
先生先生辭而不受後先生復見孟嘗  
君孟嘗君曰前先生幸教文曰衣新而  
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爲之有說汝亦知  
之乎文竊說教故使人奉黃金百斤文  
織百純進之先生以補門內之不贍者  
先生曷爲辭而不受乎張祿曰君將掘

君之偶錢發君之庾粟以補士則衣弊  
履穿而不贍耳何暇衣新而不舊倉庾  
盈而不虛乎孟嘗君曰然則爲之奈何  
張祿曰夫秦者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  
入焉願君爲吾爲丈尺之書寄我與秦  
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入也往而不遇  
乎雖人求間謀固不遇臣矣孟嘗君曰  
敬聞命矣因爲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  
遇謂秦王曰自祿之來入大王之境田

疇益辟吏民益治然而大王有一不得者大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曰夫山東有相所謂孟嘗君者其人賢人天下無急則已有急則能收天下英才雄俊之士與之合交連友者疑獨此耳然則大王胡不爲我友之乎秦王曰敬受命奉千金以遺孟嘗君孟嘗君輟食察之而寤曰此張生之所謂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者也

莊周貧者往貸粟於魏文侯曰待吾邑粟之來而獻之周曰乃今者周之來見道傍牛蹄中有鮒魚焉大息謂周曰我尚可活也周曰須我爲汝南見楚王決江淮以溉汝鮒魚曰今吾命在盆甕之中耳乃爲我見楚王決江淮以溉我汝即求我枯魚之肆矣今周以貧故來貸粟而曰須我邑粟來也而賜臣即來亦求臣傭肆矣文侯於是乃發粟百鍾送

之莊周之室

晉平公問叔向曰歲饑民疫翟人攻我  
我將若何對曰歲饑來年而反矣疾疫  
將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曰患有大於  
此者乎對曰夫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  
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顧寵於小官而  
君不知此誠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  
令國中曰欲有諫者爲隱左右言及國  
吏罪

趙簡子攻陶有二人先登死於城上簡  
子欲得之陶君不與承盆疽謂陶君曰  
簡子將掘君之墓以與君之百姓市曰  
踰邑梯城者將赦之不者將掘其墓朽  
者揚其灰未朽者辜其尸陶君懼謂効  
二人之尸以爲和  
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  
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  
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

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  
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  
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大山不益  
其高且爲不知太宰嚭曰然則子有所  
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  
不識誰之罪也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爲人何如子貢  
對曰賜不能識也簡子不說曰夫子事  
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寡人問子子

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譬渴者之飲  
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奚  
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  
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仲尼  
公曰仲尼賢乎對曰賢公曰其賢何若  
對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賢而不知其  
奚若可乎對曰今謂天高無少長愚智  
皆知高高幾何皆曰不知也是以知仲  
尼之賢而不知其奚若

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矣而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安得為仁若信不知安得為聖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鍾而撞之以挺豈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無乃猶以挺撞乎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

三通何也子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賤窮而事賢則不侮通而舉窮則忠於朋友富而分貧則宗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失之命也曰失而不得者何也曰其窮不事賢其通不舉窮其富不分貧其貴不理賤其得之命也其失之固道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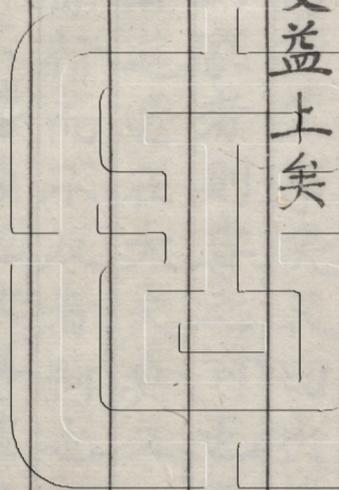
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  
不說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  
無能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  
桎梏而居檻車中無慙色是無愧也事  
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  
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  
說襄公襄公不說管子非不辯也襄公  
不知說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非無能  
也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非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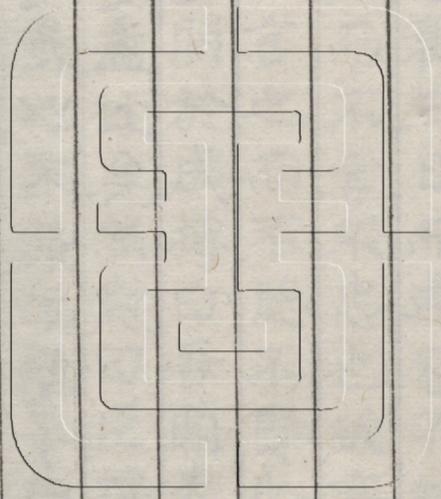
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檻車而無慙色非  
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貞也  
知權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非無仁也  
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則三軍之虜  
也死之則名聞天下夫何為不死哉管  
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  
免為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  
夫何為死之哉由汝不知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咎犯與趙衰孰賢

對曰陽處父欲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  
達因趙衰三日而達智不知其士衆不  
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欲言之而不敢  
無勇也言之而不聽不賢也

趙簡子問於成搏曰吾聞夫羊殖者賢  
大夫也是行奚然對曰臣搏不知也簡  
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  
搏曰其爲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  
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

也爲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  
爲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  
恐其變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  
也每變益上矣





說苑卷第十二

奉使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  
 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  
 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  
 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  
 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義者各  
 止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  
 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進

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  
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子  
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為救莊公危也  
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以為僖公無  
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  
若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  
通詁易無通吉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  
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誠之  
曰必如吾言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

若此也王曰宮商固方調矣使者曰調  
則何不書其柱耶王曰天有燥濕絃有  
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書使者  
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  
遇吉則賀之凶則弔之今楚趙相去千  
有餘里吉凶憂患不可豫知猶柱之不  
可書也詩云莘莘征夫每懷靡及

楚莊王舉兵伐宋宋告急晉景公欲發  
兵救宋伯宗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

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往命宋  
毋降道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揚而  
獻之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  
趣降三要解揚乃許於是楚乘揚以樓  
車令呼宋使降遂倍楚約而致其晉君  
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  
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烹之  
解揚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  
受吾君命以出雖死無二王曰汝之許

我已而倍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死以許  
王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顧謂楚君  
曰為人臣無忘盡忠而得死者楚王諸  
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莊王卒赦解揚而  
歸之晉爵之為上卿故後世言霍虎  
秦王以五百里地易馮陵馮陵君辭而  
不受使唐且謝秦王秦王曰秦破韓滅  
魏馮陵君獨以五十里地存者吾豈畏  
其威哉吾多其義耳今寡人以十倍之

地易之陽陵君辭而不受是輕寡人也  
唐且避席對曰非如此也夫不以利害  
爲趣者陽陵也夫陽陵君受地於先君  
而守之雖復千里不得當豈獨五百里  
哉秦王忿然作色怒曰公亦曾見天子  
之怒乎唐且曰王臣未曾見也秦王曰  
天子一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  
大王亦嘗見夫布衣韋帶之士怒乎秦  
王曰布衣韋帶之士怒也解冠徒跣以

頭顙地耳何難知者唐且曰此乃匹夫  
愚人之怒耳非布衣韋帶之士怒也夫  
專諸刺王僚慧星襲月奔星晝出要離  
刺王子慶忌蒼隼擊於臺上聶政刺韓  
王之季父白虹貫日此三人皆夫布衣  
韋帶之士怒矣與臣將四士含怒未發  
侵屬於天士無怒即已一怒伏尸二人  
流血五步即案匕首起視秦王曰今將  
是矣秦王變色長跪曰先生就坐寡人

喻矣秦破韓滅魏隔陵獨以五十里地  
存者徒用先生之故耳

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  
奚先君寶之用子貢曰使吳責吾寶而  
與我師是不可恃也於是揚幹麻筋  
之弓六往子貢謂吳王曰齊爲無道欲  
使周公之後不血食且魯賦五百邾賦  
三百不識以此益齊吳之利與非與吳  
王懼乃興師救魯諸侯曰齊伐周公之

後而吳救之遂朝於吳

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  
來舍人趙倉唐進稱曰爲人子三年不  
聞父問不可謂孝爲人父三年不問子  
不可謂慈君何不遣人使大國乎太子  
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倉唐曰臣願  
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好晨鳧好北  
犬於是乃遣倉唐縹北犬奉晨鳧獻於  
文侯倉唐至上謁曰孽子擊之使者不

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閒奉晨鳧敬獻  
庖厨縹北犬敬上消人文侯悅曰擊愛  
我知吾所嗜知吾所好召倉唐而見之  
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  
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  
文侯怵然爲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  
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文侯顧  
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  
擬人必於其倫諸侯母偶無所擬之曰

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  
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文  
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  
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  
讀晨風曰鴝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  
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文侯  
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  
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  
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謂我

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  
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  
敢時思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  
一襲勅倉唐以鷄鳴時至太子起拜受  
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  
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  
君侯賜擊衣不以爲寒也欲召擊無誰  
與謀故勅子以鷄鳴時至詩曰東方未  
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

至謁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賢  
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  
擊封中山而復太子擊故曰欲知其子  
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趙倉唐一  
使而文侯爲慈父而擊爲孝子太子乃  
稱詩曰鳳凰于飛噦噦其羽亦集爰止  
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舍  
人之謂也

楚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反曰不可

伐也其憂在上其樂在下且賢臣在焉  
曰沈駒明年又使豚尹觀反曰可矣初  
之賢人死矣諂諛多在君之廬者其君  
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以怨上上下下離  
心興師伐之其民必先反莊王從之果  
如其言矣

梁王贅其群臣而議其過任座進諫曰  
主君國廣以大民堅而衆國中無賢人  
辯士奈何王曰寡人國小以狹民弱臣

少寡人獨治之安所用賢人辯士乎任  
座曰不然昔者齊無故起兵攻魯魯君  
患之召其相曰爲之奈何相對曰夫柳  
下惠少好學長而嘉智主君試召使於  
齊魯君曰吾千乘主也身自使於齊齊  
不聽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也使  
之又何益乎相對曰臣聞之乞火不得  
不望其炮矣今使柳下惠於齊縱不解  
於齊兵終不愈益攻於魯矣魯君乃曰

然乎相即使人召柳下惠來入門祛衣  
不趨魯君避席而立曰寡人所謂飢而  
求黍稷渴而穿井者未嘗能以歡喜見  
子今國事急百姓恐懼願藉子大夫使  
齊柳下惠曰諾乃東見齊侯齊侯曰魯  
君將懼乎柳下惠曰臣君不懼齊侯忿  
然怒曰吾望而魯城芒若類失亡國百  
姓發屋伐木以救城郭吾視若魯君類  
吾國子曰不懼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

所以不懼者以其先人出周封於魯君  
之先君亦出周封於齊相與出周南門  
割羊而約曰自後子孫敢有相攻者令  
其罪若此割羊矣臣之君固以割羊不  
懼矣不然百姓非不急也齊侯乃解兵  
三百里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至  
解齊釋魯之難奈何無賢士聖人乎  
陸賈從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辯士居  
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

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佗  
印爲南越王陸生至尉佗推結箕踞見  
陸生陸生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  
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弃反天性捐  
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  
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  
傑並起惟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倍  
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  
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

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  
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  
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  
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  
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  
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  
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家墓夷種宗族使  
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越則殺王以降  
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佗乃蹶然起坐

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  
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  
曰王似賢復問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  
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爲天下興  
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  
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  
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  
地剖判未嘗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  
皆蠻夷踣躡山海之間譬若漢一郡何

可乃比於漢王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  
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遠不若漢乃大  
悅陸生與留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  
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  
裝直千金佗送亦千金陸生拜尉佗爲  
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  
拜爲太中大夫

晉楚之君相與爲好會於宛丘之上宋  
使人往之晉楚大夫曰趣以見天子禮

見於吾君我爲見子焉使者曰冠雖弊  
宜加其上履雖新宜居其下周室雖微  
諸侯未之能易也師升宗城猶不更臣  
之服也揖而去之諸大夫瞿然遂以諸  
侯之禮見之

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  
曰韓子顧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  
遺列國之君者乎請爲二三子慙之出  
謂諸發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禮見不

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  
得冀究之州乃處海岳之際屏外蕃以  
爲居而蛟龍又與我爭焉是以剪髮文  
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  
今大國其命冠則見以禮不冠則否假  
令大國之使時過弊邑弊邑之君亦有  
命矣曰客必翦髮文身然後見之於大  
國何如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  
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披衣出以見

諸發令逐韓子詩曰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若此之謂也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之辯於辭習於禮者也命儻者客見則稱天子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慨然者三曰臣受命弊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以諸侯之禮

晏子使吳吳王曰寡人得寄僻陋蠻夷之鄉希見教君子之行請私而毋為罪晏子慨然避位矣王曰吾聞齊君蓋賊以慢野以暴吾子容馬何甚也晏子逡巡而對曰臣聞之微事不通麤事不能者必勞大事不得小事不為者必貧大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人之門者必因此臣之所以仕也如臣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王笑曰今日吾識晏子

也猶保而訾高概者

景公使晏子使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剖而并食之楚王曰橘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今萬乘無教臣不敢剖然臣非不知也

晏子將使荆荆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子賢人也今方來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於

是荆王與晏子立語有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王曰齊人固盜乎晏子反顧之曰江南有橘齊王使人取之而樹之於江北生不爲橘乃爲枳所以然者何其土地使之然也今齊人居齊不盜來之荆而盜得無土地使之然乎荆王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爲小門於大門

言苑卷十二  
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僂者更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何爲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主嬰最不肖故宜使楚耳  
秦楚轂兵秦王使人使楚楚王使人戲

之曰子來亦卜之乎對曰然卜之謂何對曰吉楚人曰噫甚矣子之國無良龜也王方殺子以釁鍾其吉如何使者曰秦楚轂兵吾王使我先窺我死而不還則吾王知警戒整齊兵以備楚是吾所謂吉也且使死者而無知也又何釁於鍾死者而有知也吾豈錯秦相楚哉我將使楚之鍾鼓無聲鍾鼓無聲則將無以整齊其士卒而理君軍夫殺人之使

絕人之謀非古之通議也子大夫試熟  
計之使者以報楚王楚王赦之此之謂  
造命

楚使使聘於齊齊王饗之梧宮使者曰  
大哉梧乎王曰江海之魚吞舟大國之  
樹必巨使何怪焉使者曰昔燕攻齊遵  
雒路渡濟橋焚雍門擊齊左而虛其右  
王歎絕頸而死於杜山公孫差格死於  
龍門飲馬乎淄澗定獲乎琅邪王與太

后奔于莒逃於城陽之山當此之時則  
梧之大何如乎王曰陳先生對之陳子  
曰臣不如刁勃王曰刁先生應之刁勃  
曰使者問梧之年耶昔者荆平王爲無  
道加諸申氏殺子胥父與其兄子胥被髮  
乞食於吳闔廬以爲將相三年將吳兵  
復讎乎楚戰勝乎栢舉級頭百萬囊瓦  
奔鄭王保於隨引師入郢軍雲行乎郢  
之都子胥親射宮門掘平王家筓其墳

數以其罪曰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士  
卒人加百焉然後止當若此時梧可以  
爲其柎矣

蔡使師強王堅使於楚楚王聞之曰人  
名多章章者獨爲師強王堅乎趣見之  
無以次視其人狀疑其名而醜其聲又  
惡其形楚王大怒曰今蔡無人乎國可  
伐也有人不遣乎國可伐也端以此人  
誠寡人乎國可伐也故發二使見三謀

伐者蔡也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視之期以一  
月六日而後反簡子曰何其久也黯曰  
謀利而得害由不察也今蘧伯玉爲相  
史黶佐焉孔子爲客子貢使令於君前  
甚聽易曰渙其群元吉渙者賢也群者  
象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群元吉者其  
佐多賢矣簡子按兵而不動耳  
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侯毋擇

行道失之徒獻空籠見齊侯曰寡君使  
臣毋擇獻鵠道飢渴臣出而飲食之而  
鵠飛冲天遂不復反念思非無錢以買  
鵠也惡有爲其君使輕易其弊者乎念  
思非不能拔劍刎頭腐肉暴骨於中野  
也爲吾君貴鵠而賤士也念思非不敢  
走陳蔡之間也惡絕兩君之使故不敢  
愛身逃死來獻空籠唯主君斧質之誅  
齊侯大悅曰寡人今者得茲言三賢於

鵠遠矣寡人有都郊地百里願獻子大  
夫以爲湯沐邑毋擇對曰惡有爲其君  
使而輕易其弊而利諸侯之地乎遂出  
不反

說苑卷第十二

說苑卷第十三

權謀

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著龜白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萬舉而無遺籌失策傳曰衆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人此大謀之術也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廢興之始防事之未萌避

難於無形若此人者居亂世則不害於  
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則必得天下之權  
彼知事者亦尚矣見事而知得失成敗  
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敗業廢功孔  
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夫非知命  
知事者孰能行權謀之術夫權謀有正  
有邪君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夫  
正者其權謀公故其爲百姓盡心也誠  
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爲百姓也詐夫

詐則亂誠則平是故堯之九臣誠而興  
於朝其四臣詐而誅於野誠者隆至後  
世詐者當身而滅知命知事而能於權  
謀者必察誠詐之原而以處身焉則是  
亦權謀之術也夫知者舉事也滿則慮  
溢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則慮直由重  
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舉而不陷也  
揚子曰事之可以之貧可以之富者其  
傷行者也事之可以之生可以之死者

其傷勇者也。僕子曰：揚子智而不知命，故其知多疑。語曰：知命者不惑。晏嬰是也。

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犢魯有孔丘，吾殺此三人，則天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犢，犢任之以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臨水而觀，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於此，命也。夫子路趨進曰：敢問奚謂也？孔子曰：夫澤鳴犢，犢晉

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故丘聞之，刳胎焚夭，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丘聞之，君子重傷其類者也。

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來言。周廟燔，齊景公出問曰：何廟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

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宮室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是以知之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殃其廟乎子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無乃絕乎故殃其廟以章其過也左右入報曰周釐王廟也景公大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豈不大乎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以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曰歎日之役者有執柝杵而上視者意其是邪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儻者延而進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者也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

三色優然喜樂者鍾鼓之色愀然清靜者縗經之色勃然充滿者此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勃然充滿此兵革之色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慮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君子曰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垂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謀不能隱聖人之聽於

無聲視於無形東郭垂有之矣故桓公乃尊祿而禮之

晉太史屠餘見晉國之亂見晉平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國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其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說對曰臣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不當曰是何能然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多怨曰是何傷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興

言文卷三十三  
曰是何害是不知所以存所以亡故臣  
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威公又見屠  
餘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  
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今有辨有辨人  
之義也所以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  
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為夜以夜  
繼日男女切躋固無休息淫昏康樂歌  
謳好悲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臣  
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

又見屠餘而問曰孰次之屠餘不對威  
公固請屠餘曰君次之威公懼求國之  
長者得錡疇田邑而禮之又得史理趙  
翼以為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  
餘屠餘曰其尚終君之身臣聞國之興  
也天遺之賢人與之極諫之士國之亡  
也天與之亂人與善諛者威公薨九月  
不得葬周乃分而為二故有道者言不  
可不重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  
對曰莒其亡乎公曰奚故對曰地侵於  
齊貨竭於晉是以亡也

智伯從韓魏之兵以攻趙圍晉陽之城  
而澆之城不沒者三板絺疵謂智伯曰  
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對  
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未沒者三  
板曰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矣而  
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何

也明日智伯謂韓魏之君曰疵言君之  
反也韓魏之君曰必勝趙而三分其地  
今城將勝矣夫二家雖愚不棄美利而  
借約爲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  
疵必爲趙說君且使君疑二主之心而  
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  
主之交爲君惜之智伯出欲殺絺疵絺  
疵逃韓魏之君果反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

公索氏比及三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  
弟子問曰昔公索氏亡牲夫子曰比及  
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  
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爲言索也索也  
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  
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  
其將亡也

蔡侯宋公鄭伯朝於晉蔡侯謂叔向曰  
子亦奚以語我對曰蔡言地計衆不若

宋鄭其車馬衣裘侈於二國諸侯其有  
圖蔡者乎處期年荆伐蔡而殘之

白圭之中山中山王欲留之固辭而去  
又之齊齊王亦欲留之又辭而去人問  
其辭白圭曰二國將亡矣所學者國有  
五盡故莫之必忠則言盡矣莫之必譽  
則名盡矣莫之必愛則親盡矣行者無  
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  
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毋幸必

亡中山與齊皆當此若使中山之與齊也聞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亡也其患在不聞也雖聞又不信也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

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旁鄰窺牆而問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對曰吾國且亡曰何以知也應之曰吾聞病之將死也不可為良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為計謀吾數諫吾

君吾君不用是以知國之將亡也於是窺牆者聞其言則舉宗而去之於楚居數年楚王果舉兵伐蔡窺牆者為司馬將兵而往來虜甚衆問曰得無有昆弟故人乎見威公縛在虜中問曰若何以至於此應曰吾何以不至於此且吾聞之也言之者行之役也行之者言之主也汝能行我能言汝為主我為役吾亦何以不至於此哉窺牆者乃言之於楚

王遂解其縛與俱之楚故曰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  
管仲有疾桓公徃問之曰仲父若棄寡人豎刁可使從政乎對曰不可豎刁自刑以求入君其身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然則易牙可乎對曰易牙解其子以食君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若用之必為諸侯笑及桓公歿豎刁易牙乃作難桓公死六十日蟲出於戶而不收

石乞侍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為亂乎石乞曰是何言也白公至於室無營所下士者三人與己相若臣者五人所與同衣食者千人白公之行若此何故為亂屈建曰此建之所謂亂也以君子行則可於國家行過禮則國家疑之且苟不難下其臣必不難高其君矣建是以知夫子將為亂也處十月白公果為亂

韓昭侯造作高門屈宜咎曰昭侯不出  
此門曰何也曰不時吾所謂不時者非  
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昭侯嘗利矣不  
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明年大旱民飢  
不以此時恤民之急也而顧反益奢此  
所謂福不重至禍必重來者也高門成  
昭侯卒竟不出此門

田子顏自大術至乎平陵城下見人子  
問其父見人父問其子田子方曰其以

平陵反乎吾聞行於內然後施於外子  
顏欲使其衆甚矣後果以平陵叛

晉人已勝智氏歸而繕甲砥兵楚王恐  
召梁公弘曰晉人已勝智氏矣歸而繕  
甲兵其以我爲事乎梁公曰不患害其  
在吳乎夫吳君恤民而同其勞使其民  
重上之令而人輕其死以從上使如虜  
之戰臣登山以望之見其用百姓之信  
必也勿已乎其備之若何不聽明年闔

廬襲郢

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蓄積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蓄積多則賦斂重賦斂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

石益謂孫伯曰吳將亡矣吾子亦知之乎孫伯曰晚矣子之知之也吾何為不

知石益曰然則子何不以諫孫伯曰昔桀罪諫者紂焚聖人剖王子比干之心袁氏之婦絡而失其紀其妾告之怒棄之夫亡者豈斯人知其過哉

孝宣皇帝之時霍氏奢靡茂陵徐先生曰霍氏必亡夫在人之右而奢亡之道也孔子曰奢則不遜夫不遜者必侮上侮上者逆之道也出人之右人必害之今霍氏秉權天下之人疾害之者多矣

夫天下害之而又以逆道行之不亡何待乃上書言霍氏奢靡陛下即愛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於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果滅董忠等以其功封人有為徐先生上書者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曰曲其突遠其積薪不者將有火患主人默然不應居無幾何家果失火鄉聚里中人哀而救之火幸息於是殺牛置酒燔

髮灼爛者在上行餘各用功次坐而反不錄言曲突者向使主人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向使福說得行則無裂地出爵之費而國安平自如今往事既已而福獨不得與其功惟陛下察客徙薪曲突之策而使居燔髮灼爛之右書奏上使人賜徐福帛十匹拜為郎

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於魯  
魯君進群臣而謀皆曰師行數十里入  
蠻夷之地必不反矣於是魯許助之而  
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於魯  
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而還  
誅近鄰鄰國不親非霸王之道君之所  
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  
以不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  
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莒魯下

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聖  
人轉禍為福報怨以德此之謂也

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為此畜夫  
者君人也胡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  
曰異日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吾好佩又  
遺吾玉是不非吾過者也自容於我者  
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  
門文子問畜夫之所在執而殺之仲尼  
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

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  
衛靈公禱被以與婦人游子貢見公公  
曰衛其亡乎對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  
其過故亡成湯文武知任其過故興衛  
奚其亡也

智伯請地於魏宣子宣子不與任增曰  
何爲不與宣子曰彼無故而請地吾是  
以不與任增曰彼無故而請地者無故  
而與之是重欲無厭也彼喜必又請地

於諸侯諸侯不與必怒而伐之宣子曰  
善遂與地智伯喜又請地於趙趙不與  
智伯怒圍晉陽韓魏合趙而反智氏智  
氏遂滅

楚莊王與晉戰勝之懼諸侯之畏己也  
乃築爲五仞之臺臺成而觴諸侯諸侯  
請約莊王曰我薄德之人也諸侯請爲  
觴乃仰而曰將將之臺窅窅其謀我言  
而不當諸侯伐之於是遠者來朝近者

入賓

吳王夫差破越又將伐陳楚大夫皆懼  
曰昔闔廬能用其衆故破我於柏舉今  
聞夫差又甚焉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  
睦也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貳味處不  
重席擇不取費在國天有災親戚乏困  
而供之在軍食熟者半而後食其所嘗  
者卒乘必與焉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  
曠今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

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  
珍異是聚夫差先自敗己焉能敗我  
越破吳請師於楚以伐晉楚王與大夫  
皆懼將許之左史倚相曰此恐吾攻己  
故示我不病請爲長轂千乘卒三萬與  
分吳地也莊王聽之遂取東國

陽虎爲難於魯走之齊請師攻魯齊侯  
許之鮑文子曰不可也陽虎欲齊師破  
齊師破大臣必多死於是欲奮其詐謀

夫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  
魯國而容其求焉今君富於季氏而大  
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  
而君又收之母乃害乎齊君乃執之免  
而奔晉

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之貢職以觀其  
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  
可彼尚猶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  
湯乃謝罪請服復入貢職明年又不供

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  
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而殘之遷桀  
南巢氏焉

武王伐紂過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  
梁過山焚萊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  
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  
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  
雨水平地而嗇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  
歟武王曰非也天灑兵也卜而龜燔散

言文卷之三  
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  
禱祠利以擊衆是燿之已故武王順天  
地犯三妖而禽紂於牧野其所獨見者  
精也

晉文公與荆人戰於城濮君問於咎犯  
咎犯對曰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  
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君問於雍季  
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  
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

復也詐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荆  
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咎犯侍  
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曰雍季  
之言百世之謀也咎犯之言一時之權  
也寡人既行之矣

城濮之戰文公謂咎犯曰吾卜戰而龜  
燿我迎歲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  
操其標吾又夢與荆王搏彼在上我在  
下吾欲無戰子以爲何如咎犯對曰卜

戰龜燔是荆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君夢與荆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荆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為主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以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荆人大敗

越饑句踐懼四水進諫曰夫饑越之福也而吳之禍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

其君好名而不思後患若我卑辭重幣以請糴於吳吳必與我與我則吳可取也越王從之吳將與之子胥諫曰不可夫吳越接地鄰境道易通仇讎敵戰之國也非吳有越越必有吳矣夫齊晉不能越三江五湖以亡吳越不如因而攻之是吾先王闔廬之所以霸也且夫饑何哉亦猶淵也敗伐之事誰國無有君若不攻而輸之糴則利去而凶至財匱

而民怨悔無及也吳王曰吾聞義兵不服仁人不以餓飢而攻之雖得十越吾不為也遂與糴三年吳亦饑請糴於越越王不與而攻之遂破吳

趙簡子使成何涉他與衛靈公盟於鄆澤靈公未喋盟成何涉他按靈公之手而搏之靈公怒欲反趙王孫商曰君欲反趙不如與百姓同惡之公曰若何對曰請命臣令於國曰有姑姊妹女者家

一人質於趙百姓必怨君因反之矣君曰善乃令之三日遂徵之五日而令畢國人巷哭君乃召國大夫而謀曰趙為無道反之可乎大夫皆曰可乃出西門閉東門趙氏聞之縛涉他而斬之以謝於衛成何走燕子貢曰王孫商可謂善謀矣憎人而能害之有患而能處之欲用民而能附之一舉而三物俱至可謂善謀矣

楚成王贊諸屬諸侯使魯君爲僕魯君致大夫而謀曰我雖小亦周之建國也今成王以我爲僕可乎大夫皆曰不可公儀休曰不可不聽楚王身死國亡君之臣乃君之有也爲民君也魯君遂爲僕

齊景公以其子妻闔廬送諸郊泣曰余死不汝見矣高夢子曰齊負海而縣山縱不能全收天下誰干我君愛則勿行

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諸侯又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不能令則莫若從且夫吳若蜂蠆然不棄毒於人則不靜余恐棄毒於我也遂遣之

齊欲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矣後戎伐齊齊請師于鄭鄭太子忽率師而救齊大敗戎師齊又欲妻之太子固辭人問其故對

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救齊之急受室以歸人其以我爲師婚乎終辭之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爲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爲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爲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爲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

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

安陵纏以顏色美壯得幸於楚共王江乙往見安陵纏曰子之先人豈有矢石之功於王乎曰無有江乙曰子之身豈亦有乎曰無有江乙曰子之貴何以至於此乎曰僕不知所以江乙曰吾聞之以財事人者財盡而交踈以色事人者

言苑卷十三  
華落而愛衰今子之華有時而落子何以長幸無解於王乎安陵纏曰臣年少愚陋願委智於先生江乙曰獨從爲殉可耳安陵纏曰敬聞命矣江乙去居朞年逢安陵纏謂曰前日所諭子者通之於王乎曰未可也居朞年江乙復見安陵纏曰子豈諭王乎安陵纏曰臣未得王之間也江乙曰子出與王同車入與王同坐居三年言未得王之間子以吾

之說未可耳不悅而去其年共王獵江渚之野野火之起若雲蚺虎狼之嗥若雷霆有狂兕從南方來正觸王左驂王舉旌旄而使善射者射之一發兕死車下王大喜拊手而笑顧謂安陵纏曰吾萬歲之後子將誰與斯樂乎安陵纏乃逡巡而却泣下沾衿抱王曰萬歲之後臣將從爲殉安知樂此者誰於是共王乃封安陵纏於車下三百戶故曰江乙

言苑卷十三  
善謀安陵纏知時

太子商臣怨令尹子上也楚攻陳晉救之夾泝水而軍陽處父知商臣之怨子上也因謂子上曰少却吾涉而從子子上却因令晉軍曰楚道矣使人告商臣曰子上受晉賂而去之商臣訴之成王成王遂殺之

智伯欲襲衛故遺之乘馬先之一璧衛君大悅酌酒諸大夫皆喜南文子獨不喜有憂色衛君曰大國禮寡人寡人故酌諸大夫酒諸大夫皆喜而子獨不喜有憂色者何也南文子曰無方之禮無功之賞禍之先也我未有往彼有以來是以憂也於是衛君乃修梁津而擬邊城智伯聞衛兵在境上乃還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顏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之爲其君子也甚愛非有大罪也而亡之必有故然人亡而

不受不祥使吏逆之曰車過五乘慎勿內也智伯聞之乃止

叔向之殺萇弘也數見萇弘於周因佯遺書曰萇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氏而立單氏劉氏請之君曰此萇弘也乃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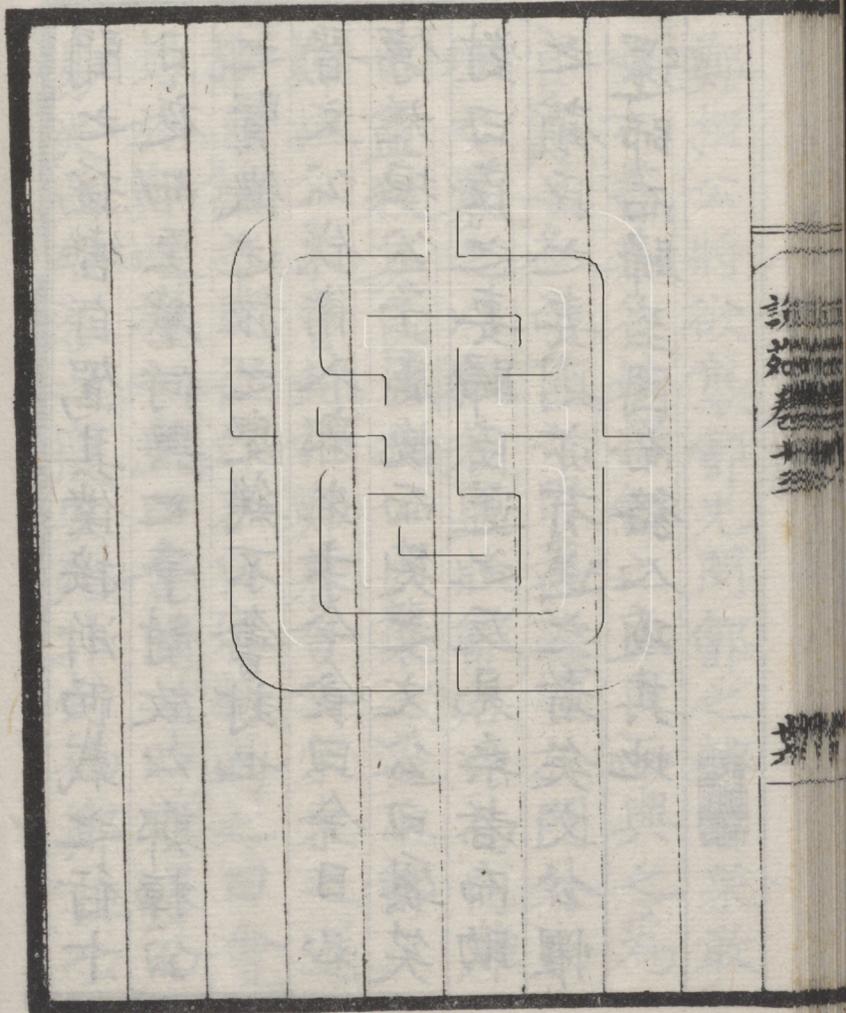
楚公子午使於秦秦囚之其弟獻三百金於叔向叔向謂平公曰何不城壺丘秦楚患壺丘之城若秦恐而歸公子午

以止吾城也君乃止難亦未構楚必德君平公曰善乃城之秦恐遂歸公子午使之晉晉人輟城楚獻晉賦三百車

趙簡子使人以明白之乘六先以一璧為遺於衛衛叔文子曰見不意可以生故此小之所以事大也今我未以往而簡子先以來必有故於是斬林除圍聚斂蓄積而後遣使者簡子曰吾舉也為不可知也今既已知之矣乃輟圍衛也

鄭桓公將欲襲鄆先問鄆之辨智果敢之士書其名姓擇鄆之良臣而與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壇於門外而埋之釁之以猴若盟狀鄆君以爲內難也盡殺其良臣桓公因襲之遂取鄆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從外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於鄭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寢安殆非封也鄭桓公

聞之援轡自駕其僕接淅而載之行十日夜而至釐何與之爭封故以鄭桓公之賢微逆旅之叟幾不會封也晉文公伐衛入郭坐士令食曰今日必傳大垣公子慮俛而笑之文公曰奚笑對曰臣之妻歸臣送之反見桑者而助之顧臣之妻則亦有送之者矣文公懼還師而歸至國而貉人攻其地



詩  
文  
卷  
三  
三

